# 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

## 東坡文

### 晁錯論（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篇形製好大槩作文漸漸引入來）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作一篇起頭有段 起頭 起頭言語）名為治平無事（說景帝時）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此說景帝時必反意）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與起頭對說此二段是削之不削二句之意）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兩段分說換結上二段意）（轉）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各此方說）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此說錯便見錯小了）（此句）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此好是一段起頭一篇主意關鍵處綱目在此 辯無窮）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此壯）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壯）昔者晁錯盡忠為

漢誅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晁錯傳云錯建言宜削諸侯景帝聽之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入事須識省丈法前既說景帝時事了到此輕手過去）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前後有意來用此事與前相應血脉）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鼎史本紀）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前數句骨子先得此意有此意方使禹事）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不粘綴脫洒略說七国與當然相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筋骨句壯）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與後相應）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本傳云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此雖此數句起得好如平波瀾中忽跳起一浪）以

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 利害明白 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 此方言盎亦死 此以下文氣 段○本傳云上問袁盎計安出 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趣斬錯於東市 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 與錯錯置 紛目開說 下語 警策處好 救錯盡遺策 最有

力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意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與前相應

## 范增論

〔漸次引入難一段之曲折若無陳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殺卿子一段去則文字直了無思義帝之立二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處這二篇要看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換起放問說見得語新意用僭又見一起一伏處〕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敘范增去時事並見項羽傳〕蘇子曰增之去善矣〔承論〕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折主意〕然則當以何事去〔先難起〕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自此漸次難入〕終以此失天下〔高紀云沛公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句法失之直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增曷爲以此去哉〔不倒曲折下得好〕易曰知幾其神乎〔應上不早意〕詩曰相彼

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到此方微露正意羽傳云宋義號卿子冠軍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義頭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鏡云立三事綱目要說義帝分說陳項把住事切特好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羽傳云范增說項梁復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之從民望也後羽陽尊懷王為義帝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義帝之

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此節特好是鐵案縮應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關鍵切而當羽之殺卿子冠

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兩判眼目說得骨髓出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兩判目好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

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精筆力陳平處精飭[illegible]山脫陳平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開綱目獨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項羽高紀云項羽怨秦殺項梁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謂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

義…羽而遺沛公 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 云…

王君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軍 不賢而能如是乎 文字出沒自此羽 解散冠軍殺義帝

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上二句是羽殺冠軍弒 義帝之目最道得好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綱目 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大抵文字要用無作有說 須漸引入轉無為有 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此是羲羽殺義帝處 增之本筆分高 初

殺卿子冠軍 此下總說 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 妝增一頭地大凡作文說 脩好後面須說些不好處 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語壯過得妙 增年已七十 羽傳 云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 合則留不合則去 後策術 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 關鍵 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

⊙高帝曰項羽借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見本紀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傷纖悵大凡作漢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說他好後面須說他些子不好要此論前說增不足道後却說他好乃是放他一線地

## 秦始皇扶蘇論

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蒙恬傳云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秦王以爲中車府令高有大罪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篤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事見李斯傳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設一句意蒙恬將三十萬

恬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於外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illegible]將三十萬衆威振匈奴毅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雖有大姦賊敢睨其間哉幹有力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轉好此轉最好便見得無內外相形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關紐有力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此一番若斷而續盡而生上些說智下又說不在智是警策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警策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說破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漢宦者傳云強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固辭因言中常侍曹節等佞邪徼寵宜止封賞時帝多畜私藏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強上疏力諫後唐張承業二人五代史張業傳云承業僖宗時宦者也後事莊宗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後聞莊宗已諾諸將即位承業力疾苦諫頗復唐之社稷莊宗不

聰荒不食而卒號稱善良崇尚奸底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儆人主之禍哉宦閹寺都不好了又將一个好人來說破前說豈可然世望十二於千萬依舊不是上意文字如此最有關係君甘心而不悔如漢威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郎曰威靈肅代之世宦官如曹節侯覽李輔國程元振之流皆專權用事濁亂天下事見後漢於唐史宦者傳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溺於趙高恭顯之禍李斯傳趙高入宮管事二十餘年始皇詔蒙毅習胡亥使李以法又佞幸傳洪恭石顯斷宜市附皆任中書宦恭為令顯為僕射彼自以為聰明人無比精神骨識處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輕他了欺他過了謗二君與肅代一般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而生難處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陳勝傳勝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真偽相形處難得奸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

轉[illegible]後意[illegible]方說起[illegible]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illegible]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illegible]

[illegible]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是得法嚴如此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illegible]鞅傳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夫豈獨鞅悔之

秦亦悔之矣[illegible]有功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

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荊軻傳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

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

敢復請也言有自來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

回也斷處豈料其偽也哉此一句斷盡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
平易為政（理正）則上易知而下易遂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眼目理俱到。數條綽就意斡）然令行禁止蓋有
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轉佳論有力）商鞅立信於
徙木（鞅廢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
（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立威於弃灰（郎曰鞅法棄灰於道者刑）刑
其親戚師傅（郎曰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公子虔復犯約遂劓之）積威信之
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見得非平易忠恕）
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獄成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
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繳上意）故夫以法毒天下
者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此轉就用法中生出[illegible]）

亂者果於殺者也於遲一句在此方說故其子如扶蘇之[illegible]

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許李斯傳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莫也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戾太子傳江充掘蠱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太子急遂捕斬充因發兵與丞相劉屈氂等戰知詐之必不察

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

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豈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此一句說破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一

## 東坡文

### 王者不治夷狄

統作好前面關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向故也大凡題隨先說也好然後從題中間出入意外說戎乃筆力高人處○邵曰出公羊傳注公墓誌云初關說大論舊不起頭以後多文不工公始具許文義燦然備以爲難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說大意起語頭有力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頌處有力亦使得體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公羊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休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夫天下[illegible]

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書公[illegible]齊[illegible]公之類足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郎曰如宋衛陳鄭之屬皆齊晉相與之國）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書州如荆人來聘之類是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間架立二段皆無處結使不成文字亦本原段郎曰如崇如介人如江黄之屬皆秦楚相與之國）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攘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散說若不如此散說都無氣此等皆是放散錯綜處）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此是段中有力處說得中國所以不與夷狄處此二段）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郎曰如秦穆公楚文王之流）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有力處意在後）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繼焉（冊整頓蹺起解前去）有善則汲汲

正書之（下字切：郎曰如書齊桓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唯恐其不得聞於後世

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郎曰如齊威滅項則書師滅項晉文召王則曰王狩之類）唯恐其

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與者

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郎曰如荆之入蔡伐鄭則以州稱至於來聘則曰荆人爲所謂善累而後進者類此）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見所以不與嫺郎曰爲人弑其君碩上書楚子卒所謂略而不錄者類此）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

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

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純鎖有力意此句最得幹前後体好）

（幹下意）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說盡了淹又注）

（意）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意外一篇好如在此議正）

（一意了良出已下一句辯一句）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

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illegible]

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看上說戎狄全無分[illegible]如是重深結不治與會合[illegible]出文處說

而說戎如此乃見其驚前人處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也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

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此理說過便見不治繳結有力結前後意又況知有所

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

說入中國來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

禍大矣見不治治之本意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君

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結得盡題一過好由是觀之春秋之

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關鎖上面無此則前散沒結有力

## 潮州韓文公廟碑

郎曰東坡外集載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云文公廟碑近已寄去矣潮州自文公未到則

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好公在政府未嘗一朝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瞻言也碑中已具論矣伯父即提刑淑文惠即堯佐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二句起頭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詩曰申伯申伯呂侯乃姜氏則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崧高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傅說為列星莊子大宗師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五箇失字如破竹勢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郎曰愈傳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而道濟天下之溺贊云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惑忠犯人

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以愈爲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

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進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遂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訓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愈爲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鬬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此段結餘情伸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
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
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
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
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餘意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敕黜晉以退帝者陋腡不足以
名家而韓愈晚出於唐慨然以列其六經自任其文章議論後世儒者頗宗焉宜有追褒仍贈從祀廟作此頌以勸學來
宜特封昌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
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
白雲遊牛市牌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
為機杼共出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流光雲錦裙飄然乘風來帝旁下

頭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云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
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乾木衣被招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illegible]曰言公與李
扯捫上下汗流籍湜走且僵郎曰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附見本傳後滅沒倒影不
可望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闕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作書詆
佛譏君王愈傳云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係路愈惡之乃上表諫
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力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
英皇楚詞九歌云九疑繽兮並迎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山漢武巡狩祀舜于北海外經曰九疑山在零
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以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少英離騷九歌謂娥皇為
君謂女英為帝子王逸云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沅湘之間祝融先驅海若藏大人賦云祝融警而
蹕御張揖曰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韓文南海神廟碑云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
河伯之上號為祝融洪虞善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帝西海之神曰蓐收世
人或謂退之因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而不知自有所據也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約束鮫

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犦牲者犎牛也郊祀志云粵祠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於粲荔丹與蕉黃愈羅池廟碑銘云荔子丹兮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蘇軾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洪內翰邁容齋隨筆云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孔子墮三都 志林

此篇須看他使事相形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公羊定十二年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後漢孔融傳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以微法奏免融官後下獄弃市融特言之耳安能爲亂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云左定二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告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

也若輿也則晉□□□也而未知其入也□□□遇季氏之□也從及壞隤公子□□□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克伎害如此雖地埶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哉互孔子人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史孔子世家桓子受齊女樂三子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遂適衛夫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史齊世家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田氏卒有齊國晉世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

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夫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三分其地三桓不臣則曾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左昭二十六年云云晏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孟公孫丑云云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晏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以是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請討之（左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此亦前十四年）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注見上）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左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左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即出公也文子欲納之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彌牟亡而有益

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欲入師還立悼公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二

東坡文

## 厲法禁

此篇段段有警策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精神）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精神）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所借以徇天下也（字下）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者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illegible]

（以左傳[illegible]之渾沌出於[illegible]鴻氏窮奇出於少皞氏[illegible]帝氏檮杌[illegible]縉雲氏皆大族也[illegible]）

爲能擊天下之大姦以服民之心故其刑罰至嚴猶而不用（皆衆）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疏賤（史記商鞅傳秦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韓非傳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故能以其國霸（商韓人皆不取今反取見得文字好處）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雖象中韓但止取其術）

（新關鍵）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今夫州縣之吏受賂而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下得好）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

重則其下愈不敢言（指摩大吏事情好）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軒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滅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是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情神眼目爽）用法之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句工）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轉卽）責之至重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illegible]

畏設約束以邀寬容[illegible]民法何[illegible]
我疑而不忍欺也若責其不疑而[illegible]則固以容[illegible]
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illegible]湯傳湯劾鼠訊鞫論報注云訊考問也鞫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斯以為刑不上
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
書於其所謂曆者選舉志云有自諸州縣曹司及府令簿尉皆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揔郡長吏書其績用懲過佛州有司詳視差其殿最而至於館閣之臣出於郡縣者則遂罷去
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
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天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
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
賊小人待之歟轉如字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
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

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結有聖人爲天下豈容有
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敢犯也

王仲儀眞贊

郎曰仲儀名素文正公之子也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兩段起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結前兩段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有力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警策余嘉祐中始[illegible]公於成都[illegible]

其後從事於戎（公嘗從[illegible]州府從[illegible]）而公自許州移[illegible]

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illegible]

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旛精明鼓[illegible]讙

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見胡宿撰[illegible]不迫墓。素知許州會夏人寇邊寨閩奄家堡轉運使陳述古與總管劉几異議朝廷以素諳知邊事改知渭州　英廟勞遣之甚渥比素至州虜圍已解矣事見本傳）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歷前）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

##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師日名惠勤餘杭人歐陽公有山中之樂三章爲勤作也）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出史記汲鄭傳贊）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

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按下字承上句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眼目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歐公本傳云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郎曰歐公亳州謝表云未[illegible][illegible]之罪已嘗射羿之弓則士之負公者可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轉換字下起伏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下字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下字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閒而公之士叛公於勝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結前二段關鎖上二段此數句又警策公卒喜[illegible]
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illegible]

三千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尤長於詩公薨

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東坡志林題文忠公諸惠勤詩云始余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到官不及月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哭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遊矣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此關鎖上一段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總一節總在此一句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東坡自杭倅移守密州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 留侯論

格製好乃入臺閣之文先説忍與不忍規模方説子房授書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

深惜命以僕妾之役使之忍小恥就大謀故其後輔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一篇綱目在忍字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一篇意在此數句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子房傳良嘗閒從容步游邳上圯下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老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為王者師遂去不見旦日閱其書者通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誦之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意思全說得有力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

在書說上事此立一句斡旋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警策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本傳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句新不陳帶好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好○荊軻嘗刺秦[illegible][illegible]聶政嘗刺韓相俠累皆見史記刺客傳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剛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輕說過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

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唯命是聽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勾踐之困於會稽而

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國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至以其

身親為夫差前馬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

一句法二折意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

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

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

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文勢如一

波浪一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餘意在能忍與

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

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illegible]

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傳信平齊使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塡之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且久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漢王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歸得好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總結得極好○本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二

## 東坡文

###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綱目口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於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立一論篇意論立而爭起爭端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著書上

上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史本傳

周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无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本傳楊朱墨翟孟滕文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愛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獸也田駢慎到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申不害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之徒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史本傳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类千載之後學者愈惑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嚮昔三子之争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見滕文公告子篇云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見性惡篇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見脩身篇孟子已擿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

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記中庸篇云）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

者不[illegible]失其[illegible]則[illegible]

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孟公孫丑上 惻隱[illegible]之端也羞惡之心[illegible]）也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書爲論也

## 荀卿論

此篇前略後略不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姆一句亦有句法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綱目）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下得句語好）其

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猶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嗚呼是亦足矣（承前）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
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
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過故然不費力）然三子者
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
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
觀其意之所嚮而已（應不敢害）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
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
敢爲非常可喜之論（頂是前不敢放言高論意出言夫子不爲異論）要在於不可易
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欲說荀卿不行使李斯引說來○史記李斯傳云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李已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遂辭於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
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關）及今觀荀卿之

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illegible]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illegible]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

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此獨字下得極妙見荀卿為異說處○見非十二子篇）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

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見性惡篇）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

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此句結精神）今夫小

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

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

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合斷三段）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照前荀卿）

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

必有所恃者矣（此說夫子三代周公見荀卿罪大處）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前漢刑法志云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荀卿本是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借使孔子結入此文字不應亦自相應

## 六一居士集序

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此文章關天下盛衰鴻業雖大而非詩○歐陽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夫言有大而非誇上六字一句達者信之衆人疑乎句承上文啓下
西語錄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或爲上句壓倒請注集敘云有大而非誇此類只一句而讚歎則甚重下乃云達
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讚上句不足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語子罕云云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
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滕文公下皆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
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小說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
言行而楊墨之道廢注見上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
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趍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史記列傳云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又云商鞅天資刻薄人也少好
刑名之學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儻悻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涉陳勝傳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秦二世元年將兵徇蘄以東勝乃立為王號張楚於是諸郡縣皆殺其長吏以應勝廣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本紀高祖劉諱邦字季漢五年即皇帝位本傳項籍字羽下相人季父梁家川楚將陳勝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衆具中兵得八千人徇下縣）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繇策謚可以配禹）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語公孫丑云）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

亡晉崇尚老莊之言虛無[illegible]之由見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以至於亡事見晉史梁以佛亡梁武帝崇尚釋氏士民亦從風而靡故卒有侯景之禍梁遂以亡事見南史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輕重○韓愈傳贊云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一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歐陽公傳云脩性亢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設機穽見猶必直前擲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篤揀起其志氣故自若也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並仁宗年號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同五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

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嘉祐仁宗年號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嘆也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歐陽公有四子發奕棐辨是也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禮豐禮不謝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illegible]

東坡文

倡勇敢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次綱目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帥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相慮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一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其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illegible]閭閻小民爭鬭戲笑卒然

間而或至於殺父當其時也其心飜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飜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飜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飜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摶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夫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illegible]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国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国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韋昭注云決鉤弦拾拾擐言申胥華登善用兵

衆必比之猶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而效之三禮圖云決以朱韋爲之按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着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无名指皆无決極者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則今也所用包指是也遂得臂亦以朱韋爲之拾斂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臂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所今也所用套袖是也苟有以發之及其翕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害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而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而將軍必有所私之士作文妙處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

漢武紀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然至於無有爵賞以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武帝太初元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征大宛天漢四年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將兵出朔方征和三年三月又遣廣利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何者先無所異之人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作文妙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

憊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按公嘗有辯弌節戰策周劉其間一節云臣昔於仁宗朝率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耶此策是也則所謂西戎而叛則景祐元年冬西戎寇邊康定元年劉平戰敗冬葛懷敏又敗慶曆元年任福等蚤敗三年元昊來納款至嘉祐六年公舉制利特益十有餘年謂此事也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illegible]

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
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
於遠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
名之賢鞅著書五卷號商子非著書二十卷號韓非子大抵皆刑名之說及秦用之終於勝
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
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合之於近何者仁
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
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
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關鍵好今老
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
也警韓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入備好不忌其君不愛其
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

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幹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申韓本傳贊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設中一又綱目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結不盡意

# 孫武論

宛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生[illegible]衆[illegible]三患之中方可[illegible]即聖人之奉可見[illegible]者之言不足信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如作戰謀攻火攻料敵應變等篇云云是也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

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

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日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見孫子始計篇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欒成文

## 三國論

此篇要看開闔抑揚法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句法好不枯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主意綱目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轉得佳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

足以相斃有筆力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一作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說項籍大處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說真智說勇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文勢勝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警策有力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即日項籍力拔山氣蓋世所向無敵高帝或至鴻門謝籍或跳身而遁或堅壁不敢戰其鈍如此然垓下之戰卒能擒滅項氏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一作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應不智不勇世之言者曰孫不如

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譬策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三國志先主傳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謂建關中柳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韓信彭越皆楚人高帝反收之以為己用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即日籍欲與帝挑戰帝數籍十罪且云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與公挑戰其深折籍皆此類也見高帝紀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揚其中獨有翹然自喜之心柳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先主留諸葛亮關羽據

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之益州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孔明傳評曰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先主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章武元年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請和先主盛怒不許二年夏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先主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先主領徐州牧袁術來攻先主相持經月後先主為曹所敗復奔袁紹困於呂布初先主與袁術相持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布遂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而狼狽於荊州劉琮降曹公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襄陽曹公急追之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遁走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柳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右三國論最要看反覆抑揚開闔法

君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
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
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
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
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
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富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
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
有所不平於其中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受之以優其身
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
如是而天子不知禮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
悅於其中人惟其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
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奮其私

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者李林甫是也（李林甫傳林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忽去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果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果而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

天下之爭天下日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林甫傳云林甫居相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林甫病儒臣以方畧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權即說帝用番將守邊帝然之因擢安祿山得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世之人君苟無好善原本作惡疑誤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佞幸傳石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乃特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召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訴天子以爲然而憐之勞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顯因薦貢禹於天子禮事之甚

備議者於是稱顯為不姤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人之[illegible]

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見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今謂君惑於吾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大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君欲弗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盡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公曰不可與政吾將圖之驪姬曰盡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公說使申生伐東山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著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

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南豐文

## 戰國策目錄序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大羹元酒須當子細味之若他帥字好看復覽不覺其佩又有深意存

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以後傳在前漢書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盡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平說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illegible]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破向說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illegible]

信者也守下夫孔子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illegible]

俗已熄久矣要說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難[illegible]以謂不可[illegible]

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不是孔孟太古之論之天下

最有力數段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

失乎先王之意而已說孔孟活法最有力數段承更一帝三王之治其變固

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應上轉換好按得自然更說破有力蓋法者所以適變

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數句蓋一篇骨子綱目此理

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文字相承好不費力應上四句繳下四句文

守下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

設心注意偏爲一切之計而已說出骨髓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害猶可掩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轉佳警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害掩不得卒至蘇秦雒陽人事趙為從約長並相六國後之齊為刺史所殺商鞅衛之庶子相秦十年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車裂以徇見史本傳孫臏孫武之後與龐涓共學兵法涓事魏得為魏王將軍涓疾臏以法斷其兩足見本傳吳起衛人魏文侯以為將又事其子武侯後之楚楚悼王以為相為楚貴戚所害見本傳李斯上蔡人事秦二世為丞相後斬於市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六為秦所滅秦王子嬰又降漢事並見史秦紀及六國世家其為世之大禍明矣結佳而俗猶莫之寤也接佳過換好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應前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結有力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餘意則此書之不泯一作泯泯不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

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以明豈必滅其籍哉（關鎖好）放而絕之莫善於是（結有力）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雖平易中有千鈞之力量至此一股甚有力學）皆著而非之（至此前之意思都一明）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一無五字）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有不可得而廢也（有許事不可廢）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一無云字）

## 救災議

（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處）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轉兩句綱目）

（此一段文字有操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抑揚）雖主上憂

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結破前說 關鎖）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

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

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結前說）今河

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關鎖前說）破遭

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

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

其勢必不暇乎他爲（作文好）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

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

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議論散文暢）

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警策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難可以久行也下得好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筭得分明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爲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常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

久蒸濕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耳轉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守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散民策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結生下意結前生後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耳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不重說盜賊文盱睢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莽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囂然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驚國家何能晏然而已乎回互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萌也前說害自此以下說利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二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灾之州爲十萬戶說利破有司說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獻策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

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淺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說利害明分）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與前相應得補前文字缺）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死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

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蹣聲文字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

結有力承 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

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前食貨志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同上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息況今倉廩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適變將來之不足而坐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illegible]人但以[illegible]變宜救[illegible]

之於救災憂實尚無足慶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則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損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損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峻潔有力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人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叙事說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日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一句清守至上書乞益

兵詔與撫兵三百假直天水趙君希道護以往希道雖與

技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錢何賊盜衆

强弱如何佳句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識者若潭事多矣雄譽或合

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彊也然而卒

殲焉者多矣下字好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

信如何耳下字好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猶可以爲無事聚

張綱祝良之類是也應前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

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下字好況致平耶楊晏裴行立之類是

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結出一段前反覆前之

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爲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

此也今往者復曰若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子憂遠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兦猶往時潭衣與旁近郡斯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措其免乎爲是也（此一句意欲不用兵）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傅士相望爲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換好）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效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皆階於大哉（絕好）爲近臣郎吏御史傅士者獨得而不思也若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二十

南豐文

## 唐論

此論大意專說太宗猶少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文勢從起只歸在亂良盛於太宗一句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illegible]漢猶此是句法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又過代隋者唐

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自首至此說入以太宗試）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並三段開架）以租庸侯民以

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黃本任

與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以字變作有字有字）

（變作無字是何法）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

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

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

體相承（句綱）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

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此段是開架說太宗處）行之數歲粟

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

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此三段是開架說太宗得處）夫有天下之志有

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結）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

之行鎖處以先王說則提綱起好擬之先王未備也綱目自此以下放開說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先王之未備也抑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揚此二段說得失看莫下二字而非先王之所尚也抑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揚而非先王之所務也抑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得失二字兼二段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君再纙說自古難得如太宗意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一篇警策眼目卻在此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就民字下生士字士之生於文武

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愷之於舜八元八愷出左傳文公十八年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好下語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好回互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究立文

##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事見前漢本傳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縱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結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心而遺其似立一篇綱目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

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縮卑戲之賤士也其稚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爲長者而用則世之可以持重多矣鍵關夫惡馬之奔踶也切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縮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關本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委蛇曲折處而要之易刼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此周旋和緩處若便以亞夫不納文帝一股接則文勢迫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易以勢刼而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能可以相少主並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

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

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昔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出（首尾照應）項而折而高祖遂以趙王之（事見昌本傳）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此叙文十段斷不好事作好使其周昌得全）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illegible]）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illegible]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為最難能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度其中而為之矣一國之衆雖不能盡合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不失獨屨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

勢而長短小大之差殊要以不可誣得嗚呼使吾之為緩足以半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而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世之將野則禹為不智也如知而為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

贊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必有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乎此足以通矣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illegible]立於[illegible]吾法果何為而無用以天下之大情[illegible]常理[illegible]膠之者何人也

古人膽多之[illegible]吾之法[illegible]曾國[illegible]

之利多矣其所不及[illegible]尚何以為[illegible]矣非不欲所也

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

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成馬車徒干戈素具亦不過詳

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

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可以應變之區區以預盡天下之

變聖智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聚之粒

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有所不傳而後

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

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纔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有終身之力而卒之何憚焉吾知其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不失爲利焉爲之也一本不失作擇夫詳下有而字嗚呼何至是然語治天下之勞哉所以立法而後知大用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